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白素秋

田碧秋，名佩蓀，揚州人，而遷於吳。父芷生，固江都名孝廉。家故素封，而工心計，饒蓄積，以是有「田萬戶」之稱。顧年逾大衍，僅生一女，尚虛嗣續。愛女若掌珍，一切悉隨其意。女喜讀書，特為樓五楹，以藏經籍，奇編異帙，搜羅殆遍。女年及笄，姿容婉麗，舉止令嫻。欲早擇婿，而甚難其選。吳門有任秀才瑞圖者，以學問文章冠群彥，一邑中推為巨擘。家貧，猶未有室。生貌固翩翩娟秀。一日，女方與鄰婦小立門前，生適趨而過。婦指謂女曰：「此秀才中之翹楚也。聞其文才必作狀元郎，不知誰家多福女娃，得以消受耳。」女注目視之，意似許可。

既夕歸房，輾轉不能成寐。微聞窗外有彈指聲，詢為伊誰。曰：「我即日間所見之任生也。感卿顧盼有情，是以犯瓜李之嫌，冒昧來此。簷際風露甚冷，請即啟門。」女卻立躊躇，不敢遽答。頃之，門尚未啟而生已入內，向女長揖。女亦祿衽還禮，謂生曰：「堂上耳目甚近，請卻退。果蒙垂愛，請遣媒妁來，當無不諧。苟以非禮相干，為桑間濮上之行，妾弗能從也。」生曰：「此來只談風月，敢涉邪念哉？」因與女東西對坐，娓娓談詩，自漢魏六朝以至唐宋元明，靡弗討原溯流，窮其旨趣。女亟贊其妙。久之，漸入游語，近於褻狎，女微笑不言。生移座以就之，戲攬女袂曰：「羅袖薄如此，何以耐宵寒耶？」女仍低首拈帶不語。生笑指之曰：「自恨鱗生福薄，不及此鴛鴦繡帶，得以常近纖腰一搦。」繼而抱置榻上，女亦不拒，因此遂成割臂之盟。

女謂生曰：「此身已屬君矣。以後將何以置妾？」生曰：「在天願作比翼鳥，在地願為連理枝。」生生世世，永弗相離。」自此恒與女往來，幾天間夕。女視生體態笑言，日稍變異；久之，竟與初見時迥別。生問女曰：「我今孰若曩美？」女曰：「曩時信美矣，似於端莊中雜流；今則風流蘊藉，幾令人想張緒當年。」生向女再拜曰：「卿真我之知己也！奈夙緣將盡，不得久留何？」女請其說。則曰：「至時將自知。」

任生是日偶經女門外，驟睹女容，殊驚其豔，諦視徘徊，然後疾趨而過。既回齋舍，挑燈夜讀，轉憶容華，頗涉遐想。少倦，隱几假寐，夢中忽覺有推之醒者，且笑之曰：「攻書客何竟作瞌睡漢哉？」耳畔鶯聲啾啾，口脂之馥，直透鼻觀。啟眸四顧，則一絕妙□六七歲許女郎立於身旁，細加端詳，即日間所見麗人也。因曰：「卿非田家碧秋耶？何能至此？頃睹芳容，不禁心醉。今乃不召自來，得親香澤，真是幾生修到！」遽擁之入幃，代解結束，雪肌乍露，玉體橫陳，此樂奚啻天上，不在人間。女竟夕無一言，天明，悄然自去。

生自與女相遇，枕衾衣服，芬芳襲人。女亦每夜必至，舉杯對月，剪燭翻書，風雨之夕，輒撥琵琶歌長短調，藉以消遣。女飲量甚豪，釵百觥亦不醉，生弗逮也。女偶問生能詩否，生曰：「夙心所好，豈有不能，特愧未工耳。」越夕，女出詩一卷授生，題其簽曰《懺紅吟》。生略一翻擲，大抵皆閨閣遺愁之作。七絕四首雲：

淒然擁髻靜焚香，僂著薰籠漏正長。
狼藉絨針拋滿榻，夜深繡得兩鴛鴦。
鸚鵡簾前屢喚寒，羅衫清淚幾曾乾？
落紅滿地無人掃，只恐多情不忍看。
珠櫳不捲雨如絲，眉諱新愁只鏡知。
深院一燈紅似豆，兜衾最是未眠時。
繡幕深沈思悄然，寒燈挑燼不成眠。
鸞環低盡湘簾月，只有鐘聲到枕邊。

生為朗吟數過，亟贊之曰：「此女學士可與溫李兩家分道揚鑣矣！」

一夕，生以赴友人宴，晚歸，則室中紅燭高燒，案上杯盤尚未收拾；燭之牀頭，所藏宿醞已空。聞帳內有鼻息聲，啟衾視之，女睡正濃，雙頰微酡，彷彿曉霞將散，又如海棠香夢正足，惟再三審視，其容初不類碧秋。生訝甚，殊不解其何以來此。因眠於側，欲觀其變。久之，女始轉輾有聲。生乃攬之於懷，曰：「美哉睡乎？」女曰：「君何時來此？」生曰：「卿果何人，請直告我。」女嫣然不語，即起攬鏡自照，笑曰：「今日廬山真面目為君識破矣。妾乃白氏素秋也。前生與碧秋為姊妹行，每以貌不逮碧秋為愧。今生自謂過之。君觀妾與碧秋孰美？」生曰：「此時碧秋不在側，卿自堪獨秀一時。尹邢嬋且，可稱雙美。」女以纖手彈生頰曰：「此君模稜語耳，後來當有定評。特妾蹤跡已露，勢不能久留。且行露宵征，亦非計也。秋試在邇，君何不往？」生以行資未措為辭。女曰：「妾有私蓄七□金，可以助君，旅囊有餘，則以購異書可也。鄉關已捷，然後遣冰人往說，當無不諧。事成，幸勿忘我。」生喜感交並，留與共宿，極及纏綿。早起，女已不見，自此絕跡弗至。

生入闈，文字頗得意，敏捷如有神助。榜發，然高列。求姻女家，允焉。生方慮阿堵物不能猝辦，謀貸諸戚串。一日晨起，有叩門求見者，則一美少年也。手持五百金並尺一書曰：「此素秋所以贈君者。」生方擬詢女居處，而少年已長揖出門去。生於是擇吉行禮。至時賀客盈門，彩輿登堂，笙簫並作，嫁娘既扶新人出輿，則輿中更有一人相攜齊出，並皆紅巾首，盈盈偕立。賓從盡驚。內有識者，請並去巾以觀孰為田氏女，則真贗自別，邪正可分。既卻扇，兩女皆豔絕如神仙中人。嫁娘白客：「此田氏女碧秋也。特不知上立者為誰家妹。」生固識女，向客緬述前事，且言「兩次贈金於我，感恩至而情深者。」客曰：「然則不如另設青廬，並納之，效英皇之故事，亦何不可。」生從之，蹀躞於兩者之間，伉儷固相得，而兩女亦相愛悅，並無猜嫌。

三日廟見，諸女伴咸置酒屬賀，評田女曰「■豔」，評白女曰「纖麗」，燕瘦環肥，並皆佳妙，而白女秋波明媚，尤覺秀絕人寰。兩女甲乙遂定。田女彌月歸寧。白女亦欲返其家，生戲謂之曰：「卿家果在何處？此一月中，卿母未嘗遣一價之使相臨，何必遽欲往還？」女曰：「我家在金閨門外鄧尉山中，一煙波，朝往夕返。君何不偕行，一識岳家？」

生從之。既抵其舍，則肅客出遊門外者，即前日贈金之美少年也。詢知為白女之兄。其室■閎高峻，棟宇毗連，宛然世族。繼而設宴相款，水陸畢陳，異饌佳餚，不可名狀。僕從犒賞豐盈，靡不歡悅。始有疑白女為非人者，至是群喙盡息。

一日，生偶經田女室外，聞房中有笑語聲。從窗隙窺之，見一少年偕女對坐，狀頗褻，審視之，即白兄也。生憤甚，排闥直入。女頗惶愧。少年殊坦然，並不趨避，謂生曰：「君來亦甚佳。本欲一為剖白，我亦從此逝矣。我於碧秋女史三生石上舊有姻緣，渠於門前見君塵心一動，故特假君形以為作合，轉令素秋女弟完璧以貽君，復使宛轉贈金，諧君姻事，其報君也，可謂至矣。且碧秋慕才愛德，但知有君而不知有弟，於從一之義，亦無愧焉。」

生詫以為妖，回顧牀頭懸有寶劍，遽拔以逐之。少年大笑而起。諸臧獲聞之，畢集室中，群呼助生，操戈縱擊。轉瞬間，少年容貌衣服，與任生無異，一時室中有兩任生，眾莫之辨，喧噪彌甚。俄見一任生趨出門外，招白女與別曰：「我將應虬髯公招，游於□洲三島間矣。五百年後，重複相見。」又謂田女曰：「善事任生，勿以我為念。」言訖，聳身入雲際，冉冉而滅。